



Goodnight
June

青鸟书店

[美] 萨拉·吉奥 著
苏心一 译

人生中，总有一个地址
永远无法拭去
那是我们注定要抵达的地方
在那里安放灵魂

或者重新开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青鸟书店

[美] 萨拉·吉奥 著
苏心一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鸟书店 / (美) 萨拉·吉奥 (Sarah Jio) 著; 苏心一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6

书名原文: Goodnight June

ISBN 978-7-5594-0330-8

I. ①青… II. ①萨…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1793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6-378号

Goodnight June

Copyright © 2014 by Sarah Ji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OOK GROUP,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青鸟书店

著 者 [美] 萨拉·吉奥 (Sarah Jio)

译 者 苏心一

责任编辑 聂 斌 孙金荣

特约编辑 杨涵丽

责任校对 郭慧红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面设计 李 亚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330-8

定 价 39.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hapter 1

— 第一章 —

纽约市

2005年5月3日

人人心中皆有一个乐园，当你闭上双眼，眼前就浮现出那个场景，你的想象把你带到地球上的一个地方，那里的生活舒适、安宁、温暖。对于我来说，那个地方就是书店，有翠绿色墙壁和落地大窗，晚上，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天空闪烁的星星。壁炉里的余烬泛着落日般的橙色光芒，我裹着被子，坐在宽大的靠背扶手椅子里读一本书。

“琼？”

我迅速睁开眼睛，病床对面的雪白墙壁把我的思绪拉回现实。裹在我身上的薄被子被漂洗了太多次，硬邦邦的，使人浑身发痒。一个护士把她冰冷的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时，我直打哆嗦。

“我不是有意要吵醒你的，亲爱的。”说着，她把一个血压计袖带围在我的胳膊上。

她在指间挤压着黑色的气泵，我盯着她前臂上的文身，一只只有

很多粉红色和紫色小装饰的蝴蝶。我立刻对 17 岁的自己致谢（毫不吝惜地），因为她没有文那个环绕的海豚脚踝文身，我曾经差一点儿就文了。过了一会儿，她撕开维可牢搭扣（魔术贴），皱起眉头，“高，”她说，“对于你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太高了。卡特医生很可能会跟你谈谈这个情况。”

我看到了她眼中的责备，忍不住想说：“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跑马拉松！我两年都没有吃甜食！”但是我的手机响了，我很快拿起来。我的老板阿瑟给我发了条短信。

“你在哪呢？还以为今晚你在弄第二季度的报告呢。”

我感觉心跳加快，深吸了一口气。当然，他不知道我在医院。没人知道。没人会知道。护士开始说话，我举起手示意她先等一下，接着坐起身来稳定一下情绪，然后点击回复。“在忙另一个项目，”我打字道，“会尽快来。”这个项目，当然就是我烦人的健康状况，要是我的身体能配合配合就好了。

我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已经过 8 点了。中午时我被收入院，由于高血压——高得危险，急诊医生这么说。“我得心脏病了吗？”我问道。我出现症状起码有一个月了，直到今天享用商务午餐时——我，还有 11 位西装革履的男士——我不得不告辞离开。我感觉头晕目眩，想吐。我的手感到刺痛。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于是我撒谎说要回办公室，充当“灭火队员”。只是我没有回办公室。我上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急诊室。

我不停摆弄着胳膊上的静脉输液管，它正缓慢地滴注降压药。这不应该发生在一个35岁的人身上。我焦虑地注视着房间那头椅子上的我的包。“我要离开这里。”

我站起身时，门开了，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头出现了。他皱起眉头，“你要去哪里，安德斯女士？”我本以为他会称呼我为“安德斯小姐”。

我不喜欢他说话的腔调，即便他是个医生，即便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挽救我的生命。“我感觉好多了，”我说，仍然拨弄着粘在我胳膊上的输液管，“我工作上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必须要处理。”

医生走近了一些，把我的表格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显然他并不急着让我出院。“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困惑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让你慢下来？”

“慢下来？”我摇摇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指了指桌上的那个文件夹，“我看了你的表格。”

我向急诊医生列出了我日常一天的概况。5点起床（跑步六七英里后），7点前到办公室，然后工作、工作、工作，直到晚上8点，也许9点（实际上，有时更晚）。

那又怎么样？我是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大通汉森国际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这家银行在全球拥有8000名雇员，我凭自己的实力坐到这个职位。我必须证明自己。此外，对于我做的事情我

非常在行。也许这是我唯一擅长的事情。

“听我说，医生……”

“卡特医生。”

“卡特医生，”我以常用来与债务人协商的那种缓慢而自信的语气说道，“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但我会没事的，真的。给我开出药方，我会吃药。问题解决了。”

“没那么简单，”他说，“你的病情比较复杂。”

我轻笑出声，“谢谢你。”

“安德斯女士，我了解到你有时会出现双手麻木。”

“是的，”我说，“我经常跑步。在太阳出来以前，纽约很冷。”

“我不认为是那种麻木，”他说，“我认为你有恐慌症。”

“抱歉——什么症？”

“恐慌，”他说，“我认为你的身体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通过罢工来进行补偿。”

“不，”我说着就去揭固定输液管的胶带，“我知道你在暗示什么，你认为我疯了。我没有疯。我的家人，他们可能疯了。但我没有。”我摇摇头，“听着，要么你把这个东西从我胳膊上弄下来，要么我自己把它拽下来！”

卡特看了我很长时间，叹了口气。“如果你坚持要离开，我们也没法把你留在这里，”他说，“但是拜托，答应我你至少会考虑考虑慢下来。你这样下去会早早地把自己送进坟墓。”

我的手机又嗡嗡地响了起来。这个家伙对我了解多少？一无所知。我耸耸肩，“说什么我都得离开。”

卡特医生不情愿地把静脉输液管从我胳膊上拿了下来，将一张纸条塞进我手里。“这是 β 受体阻滞剂药方，它们能抑制引发焦虑的一些神经和荷尔蒙症状。”他说，“希望起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你能服药。并且我强烈建议你减轻负担。也许可以少锻炼一点，缩减工作量。去度个假。”

我忍住没笑。我这个级别的没人休假。莉萨·梅尔顿，第九层楼新的副总裁，婚礼后休了一个星期，就这样别人还表示不满。在金融界，当一个人升到高层，大家对他的期许便是他最好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断累积的可休假时间成为一个空泛的数字，你从不会想到动用它，除非你不打算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就是运作方式。“谢谢你的关心，”我重申道，伸手去拿大衣和包，“但我必须离开。”

※ ※ ※

“你来了，”阿瑟说着露出一丝奸笑，“我还以为我们失去你了。”我的老板敏锐而狡猾。但我知道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有恻隐之心的，至少看上去是如此，所以有次我跟他说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浑蛋。他在这家公司工作的20周年纪念日，我在一块金匾上刻下了这句话送给他。

“抱歉今天午餐时离开了，”我说，“我……我……听我说，有点事。”

“女人的事？”

“不，不。”我说，露出恼怒的表情。男人的。“不是那种事。”我迅速回到工作模式——全身心投入工作。“听我说，我很抱歉。我现在来了。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阿瑟眯起眼睛，“你身上穿的到底是什么？”

我这才意识到过去的8个小时我都待在医院里，我现在会是副什么样子。凌乱的头发。花掉的眼妆。尤其是想到我还穿着浅蓝色病号服，我迅速把羊毛外套的领口拉得更紧。“我从家里赶来，没有时间，呃，换衣服。”我说。

阿瑟耸了耸肩，“好吧。哎，我们工作吧。”

我们在会议室的桌子前面坐下，他摊开一叠文件夹。“每一个都有拖欠。”他说，“我们从哪一个开始？”

我向前倾身，拿起最上面那个标有“萨曼瑟的编织屋”的文件夹。对于没能实现收支相抵的小企业主，我早就没了同情心。起初，对这些家庭式作坊采取严厉措施很难。我不会忘记我的第一项任务。当我将止赎文件递送到新奥尔良一家从本世纪初就开始营业的咖啡馆时，我哭了。那是一家很有年代感的老店，有复杂精细的锻铁栏杆和绿白条纹的遮篷。当然，在城里人人爱这个地方。我进门时，店主，一个年老的女人跟我打招呼。这间咖啡馆以前是她父亲的。

这是新奥尔良的一个传统老店。约翰·肯尼迪1959年在那里用过午餐。墙上挂着埃拉·菲茨杰拉德、朱迪·加兰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签名照。她给我端来了咖啡和一盘撒有糖粉的煎饼。把那个将永远关掉她家族的骄傲和喜悦的信封交给她时，我的手在颤抖。

之后事情就变得容易些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学会了如一个外科医生般严谨地处理每一个案例。来来往往，不带感情。我的指导原则是：这是公事，不是私事。我不在意你的店铺多么可爱，多么别致，多么深受喜爱。我不在乎教皇是否在那里出生，或者你的父亲曾单膝跪地在店面的窗前向你的母亲求婚。事实就是，如果你没法支付账单，那么银行——呃，我将收回并降价出售你的资产。就这么简单。

我常想阿瑟选择培养我是由于他看见了我身上的一种才干，其他的银行新手没有的一种技能。但我错了，我知道阿瑟看见我时，他只看见了躯体（只知工作却没有私生活的躯体）。工作之外我没有生活，全副身心都倾注到了工作上。我具有可塑性。

他帮助我提高银行业务上的技能。人人都叫他“斧头杀手”，对于关闭一个表现不佳的商店，拍卖掉珍贵的物品，他绝不手软。面对痛苦的当事人，他甚至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只看结果。他训练我也只看结果。他将我打造为他的“斧头女杀手”，我们成为银行表现最佳的部门。我们减掉多余的东西，拿到结果。

当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需要亲自登门，通常我们在办公室

就可以拿到签好的文件。大多数人是配合的，但有些人不是，他们让这些信件堆在办公桌上，不理睬我们的电话，因为他们想延缓这必然要发生的事。面对自己的失败是一件难事，我懂。可这就是人生。

我拿起那个“萨曼瑟的编织屋”的文件夹，迅速翻阅里面的文件。从最初的贷款申请书上我看到，萨曼瑟跟我生于同一年，1970年，付款逾期7个月。我查看了联络日志，发现她没有理会我们部门的电话和信函。

“看来有人得去拜访一下萨曼瑟小姐。”阿瑟说。他两眼放光，就像一个侦探看到了目标，知道马上就可以把他们缉拿归案。

“是的。”我无精打采地说。我的手指又刺痛起来，头昏昏沉沉，脖子上好像挂着个保龄球，不堪重负。我怎么了？我的头皮也开始发麻。但随后那种沉重的感觉消失了，此时感觉我的头像一个气球，一个飘浮在我身体上方的气球。我应该专注于与阿瑟的讨论。我应该以惯常的热情对待每一个案例。为什么我不能？我的心跳加快，手抓住椅子边缘。我手指上的麻木感蔓延到了整个手上，我几乎感觉不到我的手掌。它又来了。

我看了眼门。“阿瑟，”我很快说道，“我想我吃了点不该吃的东西。”为了增加可信度，我捂住肚子，“抱歉，失陪一下。”

他耸耸肩，把文件夹收好，整齐地叠起来，递给我。“好的，现在不早了，你可以周末再看这些文件。我把那些需要琼·安德斯亲

自处理的文件做了标记。”

我勉强笑了笑，“好的。”

※ ※ ※

出租车在楼前把我放下来时，我差不多控制住了自己。除了左手小指有一点轻微刺痛感，那种麻木已经消失了。我在大厅查看了信件，坐电梯来到7楼，把钥匙插进703房间的大门。

我想起了读中学三年级时那个可怕的生物老师。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成绩还不错，只是学理科有点吃力。有次考试没通过，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告诉我：“要知道，我曾经教过你母亲。她也不擅长理科。如果你不加把劲，你以后就会像她一样。你想要一辈子都在一个杂货店的收银台工作吗？”我讨厌他脸上的那副表情：居高临下，目空一切。我的眼睛感到灼痛，但是我没让他看到我哭。我把眼泪留到了事后。如果克拉克先生能看到现在的我就好了，如果他能了解我从事的职业，看到我拥有的公寓（把什么都抵押了，那又怎样——房本上写着我的名字）。

的确，我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也没有狗。但有多少35岁的人敢说他们购买了两居室的曼哈顿公寓，带镶木地板和专业厨房，窗外看得到中央公园的风景？

我把大衣往入口处的软长椅上一扔——接着，克拉克先生——把钥匙放在墙边的玻璃桌上（设计师坚持用玻璃做桌面，每次听见

我的钥匙在桌面上咔嚓作响，我就越发讨厌它)，然后整理信件。我认出了最上面那封信的笔迹，从心底里畏缩起来。她怎么又来联系我？我没什么可以对她说。我走进厨房，没有拆封，直接把信扔进了垃圾箱。现在道歉为时已晚。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整理剩下的邮件：账单、几本杂志，以及我在西雅图的一位老朋友克莱尔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她和她的丈夫伊桑，还有他们的小宝贝正在迪士尼度假。“来自灰姑娘城堡的问候，”她写道，“祝你快乐！亲亲抱抱。”

当然，这很甜蜜，不过如果要我说老实话，来自生活得称心如意的朋友们的祝愿就像扎进我心脏的匕首。我不再去参加婚礼，现在我只会送去迎娶派对的礼物。我的助理用丝带把它们精美地包起来。这样比较容易，从远处经营友谊。没有人受到伤害，尤其对我来说。工作之外我唯一保持联系的人是我的会计师朋友彼得（聪明、友好、帅气，而且，我应该加上，非常阳光）。我们的友情没有间断并不归功于我，因为一直都是彼得给我打电话。

我叹了口气。在“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商品目录册下面是一个马尼拉纸信封，来自谢尔曼和威尔斯律师事务所，看上去是公函。我小心地撕开边缘——检查法律文书时我经常这样，抽出一小叠纸张，上面夹着一封说明信：

谢尔曼和威尔斯律师事务所

麦迪逊 567, 西雅图, 华盛顿州 98101

收件人: 琼·安德斯

主题: 关于鲁比·克雷恩的遗产

亲爱的安德斯女士:

想必你现在已经听说你的姨婆鲁比·克雷恩过世了。
我谨表示深切哀悼, 请节哀顺变。

我停了下来, 手放在胸口。鲁比? 过世?

我们受委托来分配她的遗产, 我很高兴地告知你, 你的姨婆将她所有的财产, 包括那间儿童书店——在西雅图的青鸟书店留给了你。随函附有相关文件。请签署作了标记的页面, 将所有文件寄回给我的助理。你或许可以考虑来西雅图把事情处理妥当。我想你应该知道, 克雷恩夫人离世前的这几个月病得很重。无论如何, 我相信你会觉得拥有这家书店是一大乐事, 就像鲁比一样。如果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的话, 请尽管联系我。

祝好。

吉姆·谢尔曼律师

我把这封信放在咖啡桌上，难以置信地摇头。鲁比死了？我怎么不知道？泪水刺痛了我的双眼，一阵怒火涌上我的心头。为什么妈妈没有告诉我？大概是忙于跟她的新男友寻欢作乐了吧，连提都没提这件事。不过我意识到我真正气的是我自己。我本来可以给鲁比写信，我本来可以去探望她，但我总是太忙。现在太晚了，她不在了。

我盯着那些文件依旧难以置信。当然，我们很亲近，起码在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但我没想到鲁比会选择我作为她的继承人，而不是我的母亲和妹妹艾米。艾米，她会怎么想？鲁比没打电话给她仍然让我感到奇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分享一切（除了父亲，我们两个的父亲都从没出现过）。我想起她的脸，金色的头发，和我们妈妈的一样，还有她那总是让男孩们疯狂的丰盈嘟起的嘴唇和深蓝色的双眸。那次事件过去五年了，然而关于它的记忆仍然让人痛心，于是我陷入过去，那时艾米和我还是有着红润脸颊的女孩，手牵手蹦蹦跳跳着去绿湖。

我在窗玻璃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像，忍不住纳闷，我怎么了？那个梳着金色发辫、满脸好奇、总是埋头于书本的小女孩成了一个没有什么时间留给家人，更没有时间看书的女人，我讨厌承认这一点。我苦苦思索上一次跟鲁比说话是什么时候，这时耳边响起了她的声音。去年圣诞节她打来电话，说她想要在书店组织一次圣诞晚餐。烤箱里会有一只烤焦的火鸡，还有一满盘撒满糖霜的饼干。就像原

来一样。我没赶回去，不过圣诞节她还是打来了电话。妈妈和艾米在那里。我能听见背景里她们的笑声，这让我很紧张。鲁比觉察出来了。

“一切都还好吗，琼？”她问道。

“好。”我撒谎道，“一切都好。”

“我知道你在纽约很忙，琼，”她说，我能听出她语气中的痛苦。我始终都听得出她很痛苦。“但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今年我抽不出时间，抱歉。”我说，盯着我空荡荡的公寓，几乎没有节日装饰。就为一个孤家寡人弄棵圣诞树似乎是种浪费。

“你还会回家吗，琼？”她问。她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前要更苍老，更虚幻，有点尖锐而急促。这吓到我了。时间的消逝总让我害怕，那一刻尤甚。

“我不知道，鲁比。”我老实说道，擦去眼角的一滴泪水。事实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回西雅图。我好久没想起我的家乡了。我离开，就永远离开了。罗兰·英格斯·怀德^[1]说：“家是最温馨的一个词。”但是随着岁月流逝，我开始觉得这种感伤的情绪并不适用于我。

虽然以前我们一直住在西雅图，但小时候我们三个人——妈妈、艾米和我——的小家庭总是不断在搬迁。值得欣慰的是，妈妈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只是总做不长。她在餐馆做过服务员，在76车站

[1] 罗兰·英格斯·怀德(1867—1957)：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著名的儿童文学家。

上过夜班，在电影院检过票，可所有工作都很短暂。她太多次打电话请病假，忘记她的轮班，迟到或者别的。最后妈妈在街那边的一个小杂货店找到了工作，我不知道是她的老板真的十分好心，还是她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此后她没再被解雇。夏天的时候，艾米和我总是坐在店外的路边上，津津有味地嗑葵花子。我们用牙齿把壳咬开，扔到下面的下水道里。每隔几分钟，自动滑门会打开合上，朝我们的肌肤上吹来一股冰冷、清新的空调风。我仍然记得那风的气味：微微有点甜，就像熟香蕉的皮的味，又有点清洗剂的味。

妈妈在杂货店工作得十分卖力，休假的日子她玩得很起劲。她的男朋友，叫马尔克、里克或者麦克的，从没断过。他们中很多人会弹吉他，妈妈总是去镇子附近的酒吧看他们。妹妹和我会站在浴室的门口，看着她给自己长长的金发做造型。她很会用卷发棒，把刘海弄成大卷，免得它们散开，再用她的蓝绿色梳子把它们梳散。最后她会涂上一层厚厚的发胶，抹上绿色眼影和粉红色腮红——她很美，她自己知道——再喷上点香水，她就出门了。

她离开后，香水的柠檬麝香味道会在屋里存留好几个小时。每当外面狂风暴雨或是后门在风中嘎吱作响时，这熟悉的味能带给我安慰。我知道我不能哭，哪怕我只有8岁。照顾妹妹是我的责任。艾米当时只有4岁。

我设法打开一罐意大利面或一盒卡夫奶酪，站在凳子上去够火炉。我不知道奶酪要怎么做，我琢磨着可以用粉状乳酪酱煮面条。